

拉丁美洲爱情小说选



朱景冬 译

AIQINGXIAOSHUOXUAN

拉丁美洲爱情小说选

朱 景 冬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共编入了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的三十篇作品，是从拉丁美洲知名作家所写的有关爱情题材的大量短篇小说中选译出来的，它们有的反映了男女青年幸福的爱情生活，赞颂了他们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心灵；有的通过爱情故事抨击了腐朽的道德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和丑恶的社会现象；有的表现了不幸的爱情给人们带来的内心痛苦或失常的精神状态，等等。

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描写爱情生活的，但所取的反映角度不同，风格各异，各种艺术手法都运用得很熟练，使得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拉丁美洲爱情小说选

朱景冬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74 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70-1/I·65

统一书号: 10107·547 定价: 2.60元

印数: 1—5 500

前 言

拉丁美洲文化源远流长，拉美文学丰富多彩。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拉美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一片不可忽视的参天大树。特别是它的当代文学，愈来愈引起国际文坛的瞩目和重视。智利两位诗人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授予具有世界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了拉美文学在当前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马尔克斯的破石惊天之作《百年孤独》，以丰富的内容、磅礴的气势、新奇的手法再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赢得各国文坛的注意和世界性的声誉，它标志着拉美文学发展的新水平。

当代拉美文学的突出特点是不拘一格。作家们不墨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成规，他们既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汲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的营养，又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他们采用欧美现代派的一些技巧，以魔幻现实主义、“神奇的现实”和结构现实主义等新颖的手法，更深入更广泛地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正是这种富有活力的创新精神使当代拉美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并于六十年代推向了新的高潮，涌现出一批崭新的作家和作品。评论家把这种令欧美文学界吃惊的文学现象称为“文学爆炸”。这批作家的杰出代表是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古巴的卡彭铁尔、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

科塔萨尔、乌拉圭的奥内蒂、巴拉圭的巴斯托斯、巴西的吉马拉埃斯·罗萨、智利的多诺索、委内瑞拉的彼特里、墨西哥的鲁尔福和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他们是拉美文学和拉美人民的骄傲，他们所创造的当代拉美文学的成就将作为光辉的篇章载入历史。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从古到今，拉美文学的题材一向多种多样。反映城市、农村和印第安人生活的，表现底层人民的痛苦和社会抗议的，描述历史事件的，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等等，都很丰富，各类作品广泛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单就描写爱情和包含着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说，在拉美历代和当前的文学中，无论长篇、短篇，还是诗歌、戏剧，都不乏上乘之作。这些作品对各个时代拉美人在爱情和家庭方面反映出来的苦乐悲欢、风习世态、道德观念、社会弊端等揭示得淋漓尽致，既热情地赞颂了真善美，又无情地针砭了伪恶丑。在研究和评介拉美文学的过程中，译者接触到不少表现爱情的短篇小说，逐渐对这类作品产生了兴趣。在阅读这些爱情小说的时候，译者感到，它们所描写的爱情虽然各式各样，但是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爱情也总是打着时代的印记，带有社会色彩。作者们都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通过爱情描写反映社会的习俗与民情风貌。而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不同，艺术素质有别，所以他们笔下的爱情故事又各有特点，自有异彩。总之，译者认为从爱情题材这个方面介绍一下拉美文学，无论对我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及专业工作者，都是需要的，也会是有益的。

这本小说集选译了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三十位在本国或

拉美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的三十篇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题材相同，但表现的角度和风格不一，各有各的特色。从内容上说，有的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幸福，赞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美好的心灵；有的通过爱情故事批评腐朽的道德观念，披露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冷酷关系，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有的表现不幸的爱情给人们带来的内心痛苦或失常的精神状态。从艺术倾向上说，这些作品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①、现代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也有采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形式的。在表现爱情题材的时候，各种艺术手法都运用得很熟练，很成功，不但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而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不言而喻，选编这种单一题材的集子总是比选编综合题材的困难得多、麻烦得多。但是，看过这些作品，读者如果能够从中得到些许教益，有所收获，并且认为它们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译者也就感到满意和欣慰了。

选编这样的小说集是个尝试，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

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美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主要特点是追求文字的美，注重抒情，形式新颖，富有异国情调。与欧美的现代派不同。

目 录

前言	1
----	---

阿根廷

蓝花楹路上的未婚妻	豪·马斯西安希奥利 (1)
-----------	---------------

异乎寻常的罗曼史	马·德内维 (11)
----------	------------

冷酷的爱情	曼·穆·拉因内斯 (28)
-------	---------------

智利

井	巴·利约 (42)
---	-----------

表妹的烦恼	爱·巴里奥斯 (61)
-------	-------------

乌拉圭

爱情的季节	奥·基罗加 (79)
-------	------------

巴西

女儿的婚事	马·阿西斯 (104)
-------	-------------

玻利维亚

夜晚的窗口	雷·巴·阿斯皮亚苏 (138)
-------	-----------------

伊菲赫尼娅	奥·塞鲁托 (146)
-------	-------------

秘鲁

星期天的决斗	马·巴·略萨 (155)
--------	--------------

草席笼里的星期天	恩·孔·马丁 (177)
----------	--------------

哥伦比亚

戒指	阿尔贝托·道 (201)
----	--------------

委内瑞拉

夏天的烈火.....胡·帕德隆(210)

对面的房间.....罗·加列戈斯(229)

船长与星号.....巴·多明格斯(237)

厄瓜多尔

荒唐的爱情.....罗·费·安赫尔(245)

玛蒂小姐.....佩·豪·维拉(256)

巴拉圭

窗前明月下.....罗·阿尔卡拉(265)

锦囊妙计.....奥·巴斯托斯(275)

古巴

一个“强盗”的爱情.....何·玛·埃雷迪亚(290)

忌妒.....埃·博巴迪利亚(297)

洪都拉斯

玛约尔桥的故事.....托·罗萨(309)

多米尼加

好离好散.....罗·马·阿布雷乌(317)

萨尔瓦多

窗口.....何·豪·拉伊内斯(325)

巴拿马

姑娘们的泪水.....路·阿·帕蒂尼奥(332)

墨西哥

一封情书.....亚·内尔沃(338)

佩里科.....马·阿苏埃拉(345)

蒂娜的奇遇.....安·达维拉(358)

福斯蒂诺的妻子.....拉·班·法尔桑(371)

劳里塔夫人.....艾·加罗(382)

蓝花楹路上的未婚妻

〔阿根廷〕 豪·马斯西安希奥利

豪尔赫·马斯西安希奥利，192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年师范毕业后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学习。1949年和一群青年作家创办《生活》杂志。经常为《民族报》、《家庭》、《号角》等报刊撰稿。

他的文学创作包括长、短篇小说和戏剧。长篇小说有《最后一层楼》(1959)、《英语教师》(1960)；短篇小说集有《伊莎贝尔的苍蝇》(1967)；剧作有《莎丰与小鸟》(1960，获省电台举办的戏剧创作二等奖和城市戏剧创作一等奖)。他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家庭生活中发生了各种变化和学校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在刻画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心理方面有独到之处。青年男女的爱情、年轻一代的堕落和普通人的命运则是他的短篇小说的基本主题。

《蓝花楹路上的未婚妻》译自阿根廷《新闻报》1982年8月15日一期文学栏，是作者短篇小说新作中的优秀作品，由于故事新奇，风格别致，叙述文

字流畅，而在读者中广泛流传。读来的确引人入胜，不失为上乘之作。

我确信，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撒了谎，这是最要命的。

我也确信，是她，奥达丽亚迫使我撒的谎。

此外，还有第三件确信无疑的事：她从来也没有故意唆使我撒谎，也从来不知道她那看来显然无可非议的态度是导致我撒谎和编造天真的、近乎荒唐的、但是吓人的故事的唯一真正的原因。

因为奥达丽亚不是一个妒忌的女人。我们结婚十年来，从没有发现她对我们的爱情的牢固性感到丝毫不安，尽管我们没有孩子。十年来，我们在我们住过的、不管怎样现在仍然住着的舒适可爱的房间里生活得那么愉快，那么和谐。但是这种无可怀疑的牢固性、这种绝对的信任和奥达丽亚的那种温顺而无言的服从，反倒使我怀疑：实际上，她并不象我爱她那样爱我。至少我不记得自打我们开始恋爱，直到结发为妻和共同生活的十年间她说过爱我。

仿佛早就做了这样的规定：男人不需要说“我爱你”，也不愿意说，没有兴趣说，也不认为这句话重要，好象男人为了赢得女人的爱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完全够了，可以说明他对女人来说比爱情的表白更为需要、更为自然的感情了。尽

管我们不赞成这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女人说“我爱你”。这也许因为表白爱情的甜言蜜语能够起码和立刻满足我们男人一向确信不疑的优越感。

还是书归正传吧：奥达丽亚从没有说过她爱我，即使是在我们自由而大胆地沉浸于真正、美丽和最最亲密的感情交流的美好时刻。所以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相信她是不爱我的——出于谨慎，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尽管我每天感受到她作为可爱的伴侣和不可否认的杰出女性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亲热和温柔的表现。她做这些表示时，心情非常平静，举止谨慎得无可指责。

我不止一次地刺激她，譬如称赞别的女人，故意对她们献殷勤，在亲人或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当着她的面公然炫耀我诱惑女人的非凡本领。但是奥达丽亚好象不懂得我这样做的危险，总是麻木不仁，一点儿也不显得激动；在这种场合，她总是用她那双明亮的、即使她那漆黑的头发的阴影也遮掩不住的绿色眼睛茫然地望着我，总是使她苍白的面孔保持着冷静的表情，使她的嘴角现出一种好象无所谓的笑意。这笑意使她那未启的朱唇显得更加润泽娇艳。我可以肯定：奥达丽亚没有妒忌心，所以她不那么爱我，更不会特别爱我，当然也不会满足我对她的如饥似渴的爱。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天下午，面对我所揣测的奥达丽亚的冷漠态度，我感到痛苦难言，心灰意懒，就躲在办公室里工作，迟迟不归。等我回到我们的套间，时间已经不早，象往常多次做的那样事先也没有打电话告诉她。

“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我进家门时她说。“是在办公室工作吧？”

我的脑海顿时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我要再刺激她一下，让她产生疑心。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编造了瞎话。

“不。”我回答她说。“我去车棚开车的时候遇见了我的头一个情人，她叫梅连娜。你想得到吗？我们几乎十七年没见面了……”

“梅连娜？”奥达丽亚重复道，面带惊色，竭力回忆着。“我从没有听你提起过她呀？”

“没有吗？”我装模做样地说，不知该怎么说下去。我灵机一动，抢先发动进攻，目标指向由于我们偏见而对女人怀有的看法。“准是因为她对我的爱和我跟她的恋爱故事使我感到太遗憾了。梅连娜非常值得我尊敬。是的，一点不错：我没有对你提起过她。”

当然是这样：因为根本就没有梅连娜这个人。实际上，在结婚前我经历的许多次意外的爱情冒险中认识的女人，只有奥达丽亚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爱上奥达丽亚后，我为得到她的爱情而向她发动的闪电般的进攻，使我看到我可以象一切小伙子跟第一位情人经历的爱情故事那样进行甜蜜的恋爱。这是我那时一直渴望的。只有我和不多的小伙子还没有尝到过。

由于我并没有那样的第一个情人（除了奥达丽亚），尤其没有那种几乎所有的神话传说讲述的第一个情人，所以我便求助那种不曾有过的甜蜜往事，编造了一个梅连娜和她的短暂的恋爱故事，并且讲得有鼻子有眼儿，奥达丽亚听了不得不相信。而这种相信，还是我的目的：对她的惩罚。

我还虚构说，梅连娜有一头金发，面色象病人那么苍白，

眼睛跟她的黑眼圈一样黑。她住的是一所小白房，房顶上铺着石板，门上刷着釉，窗子安在门两边，漂亮的宅院有花园，大门口装着铁栅栏。她家位于贝尔格拉诺区一条昏暗的马路上。她和母亲十七年前就住在那里。她母亲全心全意照看她这个心脏脆弱的小姑娘。她是居民区的姑娘中间最美丽、最柔弱的一个。我还编造说，我们手拉手在我们学校长满蓝花楹①的路边的花园里散步。那时正值春天，地上布满了蓝色的小花。就在那年冬天的黄昏，我们在她那温暖而舒适的家里开始了短暂的恋爱。我们一块学习，一块吃她母亲为我们做的甜巧克力饮料和奶油面包片，一边久久地对望着，一边欣赏维奥莱塔·里瓦斯和保尔·安卡的唱片。夏天的夜晚，我们和我的父母在我家门前乘凉，共享冷饮。秋天的早晨，我在街角上等她，送她去学校，中午去接她……

“她，还没有结婚吗？……”奥达丽亚望着我问。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明亮，神情总是那么平静，脸色一点儿不变，湿润的嘴角总是露着淡淡的笑意。

“我们搬家的时候，她发誓说永远等着我。”我结束我的浪漫故事说。这个故事不真实，但是在讲述的时候我的胸襟颤抖了。为了进一步惩罚奥达丽亚，我又补充说：“她现在还在等着我……”

无济于事。听了我的故事后，她的脸上一点儿妒忌、恼怒和怀疑的表情也没有。她只是怀着真诚的同情说：

“她真可怜……”

“你不生气，对吗？”我得意地说。“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① 一种紫葳科植物，开蓝色的花。

我跟她在一家酒吧坐了一会儿，回忆了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她一直相信我会重新寻找她的。我相信……相信她还在爱着我。”

奥达丽亚望着我，微微一笑。我又一次明白，即使我的不忠诚行为也不能触动她的感情。对我来说，她是那么遥远，那么高傲。我相信，那个夜晚我是怀着全部的激情憎恨她的。

但是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梅连娜，我需要见你，今天下午六点我在广场的糖果店里等你。星期天我们曾经在那里喝过茶，你记得吗？对，我相信你是记得的。请你务必来，我有要紧事，请你……”

听着对方的声音，我的惊讶、愕然甚至恐惧的心情——这容易理解——是难以形容的，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毫无疑问，那是梅连娜的声音，莫非真有个梅连娜吗？可是，那个梅连娜是我假想的呀！那么，难道那是奥达丽亚开的玩笑吗？（她从来也没有开过这样的玩笑，再说她也不能够改变她那种急切而沉重的语调）。难道是做梦吗？（办公室里有职员、号码、传话员。我问电话员是谁来的电话。电话员肯定地说：“她说她叫梅连娜，是的，先生，她说有重要事情……”这一切都是具体的、真实的）。难道她真的是我假想的梅连娜吗？（可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根本不存在的）。

下午六点钟，我把汽车停在贝尔格拉诺小广场上。落日的余辉把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古老市区的街道镀上了一层金光。我还没有下车就透过朦朦的暮色和糖果店的大玻璃看见梅连娜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注视着我的到来。我一边向桌子跟前走，一边肯定地自语：是她，对，是她。我认出了她那

垂直的金色长发，美丽的苍白色面孔，黑眼睛的温顺的表情，平常总穿的朴素而干净的衣服。虽然过了十七年多，但是她确实是梅连娜。坐在她面前时，我依然说不出话来，但是我明白，对梅连娜或象她这样的女人来说，不管是不是我假想的，反正在我编瞎话设在离开办公室去开车碰见梅连娜的那个下午，在车棚附近我们的确见过面。

我一直听她谈，没有附和她，因为她谈的一切，我都对奥达丽亚谈过了。她的故事，我的故事和我们青年时代的爱情故事，不仅仅是我编造的那一些，而且还有我一直梦想居住的那个居民区的小伙子和他的情人的故事（在望着她、听她讲述的时候，我禁不住又颤抖起来）。这就使我少年时代没有实现的幻想完全重现在了我的面前。梅连娜是假是真，对我来说愈来愈无关紧要，因为我觉得我爱上了她，就象十七年前我爱上她一样。

有一瞬间我疑疑惑惑地打断她说：

“可是……你是不存在的，梅连娜。你是我假想的。”

她没有理会我，仍然对我讲着。她说十七年来一直等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她还跟那时一样爱我，这次重逢使她明白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

“我一直为你活着，但是从昨天起我感到，要是没有你，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当我们离开小广场开始沿着蓝花楸装点的大街缓缓散步的时候，她对我说。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不住地颤抖——，向她家走去。暮色降临了，蓝花在黄昏中飘落，为我们相爱的路上铺上一层蓝色。由于爱情和失望，梅连娜显得无精打采。我暗自想：她的心病了。

“我结婚了。”我分辩说。说这句话时，我怀着对梅连娜

的深切的爱，甚至觉得依在奥达丽亚的怀里而忘记了她是不应该的。

“昨天你对我说你妻子不爱你。离开她，跟我结合吧。我将以整个生命一辈子爱你。”

在她那漂着茉莉花香的小房子前，铁栅栏和花园外面，我们在昏暗的暮色中分了手。

“我爱你。”梅连娜又一次喃喃地说。“离开她吧！”

望着她那温柔的眼睛、抚摩着她那温热的长发，吻着她那苍白而疲倦的口唇，我陶醉了。但是我重复着：

“不行……”

“离开她吧！”她又重复着。“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力量继续等着你。”

当她穿过花园、我也走开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她母亲站在窗前被室内的微弱灯光照得发黄的窗帘孔里挥手向我致意。她的亲切表示我很熟悉，就跟我编的故事里描述的一样。

跟梅连娜分手后，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我的汽车还在广场上丢着。因为当时除了梅连娜和无可奈何的爱情外，我什么也不想了。这种爱情侵入我的血液，冲击着我的心房，使我窒息，使我目眩，但是我也竭力地不相信她的存在和我遇到的一切。所以我一面几乎是摸索着在黑暗中、在飘散着香气的街道上去，一面暗自重复着：“这是一场恶梦，是一场不可能的美丽幻想……”我就这样在街头徘徊了很久，直到不知不觉地走到通往我的住处的路线。

当我走到科尔多瓦大街，又一件怪事出现在我面前。那条街，我从头跑到尾，寻找我住的那幢楼房、门牌和我的套间，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它们不见了。我很清楚，那确实是

我住的市区和我的楼门前的街道。但是那里的一切全都变了，全都是古老的。我的家没有了，我所熟悉的楼房也没有了。我禁不住惶惑不安、手足无措起来：我没办法找到奥达丽亚了。我是真心爱她的，可是我把她丢了，怎能叫我不发疯呢？

我想求人帮助，但是不能，因为在荒无人迹、寂静冷落的街上，除了我没有别的行人。无论是暗淡的古灯下，车行道和人行道上，还是陌生的住户门口和古老商号的橱窗前，都没有一个人影。突然，我看见我映在橱窗玻璃上的形象。这使我惊讶极了：那个望着我的形象竟是十七年前的我，年轻时代的我，面颊上还残留着粉刺的疤痕。

于是，我发疯似地跑过一条条大街，回到贝尔格拉诺区，差点把我累死。距离还很远，我就看见装饰着蓝花楸的街道上的灯火，栅栏门和街门都开着，亲属和邻居进进出出，有的聚在花园里和每个房间里。我穿过充满低语声的庭院，踩着散发着霉味的枯花，克制着心中的恐惧，走到灵床前。可怜的梅连娜仿佛睡觉似地躺在花边织物和摇曳的蜡烛中间。她的面色更白更美了。她为了爱情，在等待把她忘记的第一个情人归来的时候死去了。

她母亲向我走来，哭哭啼啼地把双手伸给我。

“孩子……”她呜呜咽咽地说。“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她的心不能再忍受，在等你的时候死了……在世界上，她只爱你一个人。”

我推开她的手，离开了梅连娜，离开她的家，头晕眼花地走过脚下那被踩烂的发滑的蓝花，跑到广场，找到我的汽车，转弯抹角地回市中心去了。